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寶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總目三

權德輿集五卷德輿三歲知變四聲其文雅正瞻縟當時公卿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藉然其兩漢辨亡論世祖封不義侯議世多稱之云嘗自纂制諸集五十卷楊憑爲序今亡逸

郡齋讀書志

權丞相集五十卷唐宰相畧陽權德輿載之撰楊嗣復爲序德輿父皋以不汙祿山見卓行傳其子璩爲中書

舍人劾李訓傾覆亦能世其家性寬和有大體文亦純雅宏贍三世名迹可謂德門矣墓碑韓昌黎所爲也序又言九年掌誥自纂錄爲五十卷不在此集內今未之

見

直齋書錄解題

權文公集十卷唐權德輿字載之天水人初辟河南幕府歷中書門下平章事事蹟具唐書本傳德輿嘗自纂制集五十卷楊憑序之其孫憲又編其詩文爲五十卷楊嗣復序之今制集已佚文集亦久無傳本此本乃明嘉靖二十年楊慎得之於滇南僅存目錄及詩賦十卷

劉大謨序而刻之又刪其無書之目錄德輿文集遂不可考惟文苑英華及唐文粹中時時散見耳考王士正居易錄載權文公集五十卷註曰詩賦十卷文四十卷碑銘八卷論二卷記二卷集序三卷贈送序四卷策問一卷書二卷疏表狀五卷祭文三卷稱無錫顧宸藏本劉體仁之子凡寫之以貽士正者然則德輿全集康熙中猶存不識何以今所存者皆楊慎之殘本第士正所註卷目以數計之乃八十卷與五十卷之說不合又不

識其何故也

庫全書提要

欽定四

林藻集一卷唐嶺南節度副使莆田林藻緯乾撰藻貞元七年進士試珠還合浦賦敘珠去來之意人謂有神

助焉

直齋書錄解題

韓愈集四十卷集外文一卷劉昫唐書稱愈恃才肆意整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作諱辯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新書稱愈三歲而孤自知讀書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性明銳不詭隨每言文章自相如子長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

立成一家言造端置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議者謂舊史謂愈文章甚紕繆固不待辨而新史謂造端置辭不蹈襲前人亦未爲知愈蓋愈之置辭字字悉有據依其造端如毛穎傳進學解之類皆有所師範云

郡齋讀書志

校定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晦庵朱侍講熹以方氏本校定凡異同定歸於一多所發明有益後學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愚案方氏用力於此集勤矣外集刪削甚嚴而存此書以見其邀速常語初無崇信之說但欲明世間問答之僞而不悟此書爲僞

之尤也蓋由歐陽公跋語之故不知歐陽公自以易大傳之名與己意合從而實之此自通人之一蔽東坡固嘗深辨之然其謬妄三尺童子所共識不待坡公也今朱公決以爲韓筆無疑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迺爾殆不可解今案外鈔第七卷曰疑誤者韓郁注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爲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爾其書蓋國初所刻故其謬如此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

可見此書妄也然其妄甚白亦不待此而明

直齋書錄解題

韓集舉正十卷外集舉正一卷宋方崧卿撰崧卿莆田人孝宗時嘗知台州軍事是書後有淳熙己酉崧卿自跋稱右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一卷附錄五卷增考年譜一卷復次其異同爲舉正十卷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同而多外鈔八卷其註稱年譜洪興祖撰莆田方崧卿增考且撰舉正以校其同異而刻之南安外集但據嘉祐劉焜所錄二十五篇而附以石刻聯句詩文之遺見於他集者及葛嶠刻柳文又以大庾韓郁所編註

諸本號外集者併考疑誤輯遺事共爲外鈔刻之然則外鈔非方氏書特葛氏刻柳集以配韓因而增入故崧卿跋不之及也據自跋與陳氏所錄則此書蓋與文集外集附錄年譜並刻此本惟有舉正蓋所存止此也十卷之末又有外集舉正一卷而跋中不及陳氏亦不及核其原刻不標卷第殆卽附之十卷中歟自朱子因崧卿是書作韓文考異盛名所掩原本遂微越及元明幾希泯滅此本紙墨精好內桓字闕筆避欽宗諱敦字全書不避光宗諱蓋卽清熙舊刻越五百載而幸存者殆

亦其精神刻苦足以自傳故若有呵護其間非人力所能抑遏歟閻若璩號最博洽其潛邱劄記中不知李浙東爲誰稱得李翱全集或可以考今觀此本第六卷代張籍書下明註爲李遜且引舊書本傳遜以元和五年刺浙東九年召還此書作於六七年間云云則若璩亦未見此本可稱罕覲之笈其名曰舉正蓋因郭京易舉正之舊見首篇之自註考異刪去此條遂莫知其命名之義其於改正之字用朱書衍去之字以圓圈圍之增入之字以方圈圍之顛倒之字以墨線曲折乙之體例

亦似較考異爲明晰所據碑本凡十有七所據諸家之書凡唐令狐澄本南唐保大本祕閣本祥符杭本嘉祐蜀本謝克家本李昉本參以唐趙德文錄宋白文苑英華姚鉉唐文粹參互鉤貫用力亦勤雖偏信閣本是其一失宜爲朱子所糾然司馬遷因國策作史記不以史記廢國策班固因史記作漢書不以漢書廢史記倪思嘗集國策史記漢書之同異纂爲二書今其班馬異同猶有傳本然則雖有考異不妨並存此書以備參訂亦何必堅持門戶盡沒前人著作之功乎書錄解題又曰

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朱侍講以方氏本校定凡異同定歸於一多所發明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今考外集舉正所列自海水詩至明水賦二十五篇之數俱全無所謂大顛三書者亦無所謂石刻聯句詩文之遺於他集者不知考異所據何本此亦千古之大疑姑闕所不知可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原本韓文考異十卷宋朱子撰其書因韓集諸本互有異同方崧卿所作舉正雖參校眾本棄短取長實則惟以館閣本爲主多所依違牽就卽南山有高樹詩之婆

婆弄毛衣傳安道所舉爲笑端者亦不敢明言其失是以覆加考訂勒爲十卷凡方本之合者存之其不合者一一詳爲辨證其體例本但摘正文一二字大書而所考夾註於下如陸德明經典釋文之例於全集之外別行至宋末王伯大始取而散附句下以其易於省覽故流布至今不復知有朱子之原本其間譌脫竄亂頗失本來此本出於李光地家乃從朱子門人張洽所校舊本翻雕最爲精善第一卷末有洽補註一條稱陪杜侍御游湘西兩寺詩長沙千里平句千里當作千里言親

至嶽麓寺見之方氏及朱子皆未知又第四卷末洽補
註一條辨原性一篇唐人實作性原引楊倞荀子註所
載全篇證方氏舉正不誤朱子偶未及考又第七卷末
有洽補註一條辨曹成王碑中搏力句卒之義皆今本
所未載其字爲徐用錫所校點畫不苟然光地沒後其
版旋佚故傳本頗少此本猶當日之初印毫無刊闕尤
可貴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韓集點勘四卷國朝陳景雲撰景雲有通鑑胡注舉正
已著錄是編取廖瑩中世綵堂所註韓集糾正其誤因

彙成編卷首註曰校東雅堂本以廖註爲徐時泰東雅堂所翻雕也未有景雲白跋稱瑩中粗涉文義全無學識其博採諸條不特遴擇失當卽文義亦多疎舛今觀所校考據史傳訂正訓詁刪繁補闕較原本實爲精密如別知賦之一旦爲仇證以爾雅元和聖德詩之麻列證以李白夢遊天姥詩城南聯句之疆毗證以周禮鄭註梁國公主輓歌之厭翟證以毛詩鄭箋師說之句讀證以經典釋文送韓待御序之所治證以魏文帝與吳質書祭李使君文之驚透證以揚雄方言左思賦烏氏

廟碑之立義證以漢書顏註太原郡公神道碑之耆事
證以王安石文劉統軍墓誌之父訟證以漢書段熲傳
太傅董公行狀之其子乃證以唐書李萬榮傳以至郾
城聯句之諛囂當爲庾囂證以李藩傳進學解之守正
當爲宗王證以新唐書及文粹皆援據精確

欽定四庫全

書提要

唐順宗實錄五卷韓愈撰起貞元二十一年乙酉正月
止永貞元年丙戌八月初愈撰錄書禁中事爲切直闕
官不喜訾其非實在文宗時詔路隋刊正隋建言眾議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

八

以刊修非是李宗閔牛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
壻不可參撰俾臣下筆臣謂不然且愈之所書非自己
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漢等以嫌無害公誼請條其甚
謬誤者付史官刊定詔擿去元和永貞間數事爲失實
餘不復改

郡齋讀書志

唐順宗實錄五卷唐史館修撰韓愈撰見愈外集案志
稱韓愈沈傳師宇文籍撰李吉甫監修新史謂議者闕
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以閹官惡其書禁中事切直故

也

直齋書錄解題

柳宗元集三十卷集外文一卷宗元少精敏絕倫文章
卓偉精緻旣竄斥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倣離騷數十篇
讀者悲惻在柳州進士走數千里從學經指授者文辭
皆有法世號柳柳州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
子長崔蔡不足多云集中有御史周君碣司馬溫公考
異以此碣爲周子諒碣實開元二十五年也柳作天寶
時誤按此碣殊疎畧舊唐書紀牛仙客傳元宗實錄皆
載子諒彈牛仙客杖流瀼州死藍田

郡齋讀
書志

詒訓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

唐柳宗元撰宋韓醕音釋醕字仲韶臨邛人其始末未詳宗元集爲劉禹錫所編其後卷目增損在宋時已有四本一則三十三卷爲元符閒京師開行本一則曾丞相家本一則晏元獻家本一則此四十五卷之本出自穆修家云卽禹錫原本案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劉禹錫作序稱編次其文爲三十二通退之之誌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誌文非當時本也考今本所載禹錫序實作四十五通不作三十一通與振孫所說不符或後人追改禹錫之序以合見

行之卷數亦未可知要之刻韓柳集者自穆修始雖非
禹錫之舊第諸家之本亦無更古於是者矣政和中胥
山沈晦取各本參校獨據此本爲正而以諸本所餘者
別作外集二卷附之於後蓋以此也至淳熙中醕因沈
氏之本爲之箋註又搜葺遺佚別成一卷附於外集之
末權知珍州事王咨爲之序醕先作韓集全解及是又
註柳文其書蓋與張敦頤韓柳音辨同時並出而詳博
實過之魏仲舉五百家註亦多引其說明唐觀延州筆
記嘗摘其註南霽雲碑不知汧城鑿穴之奇句本潘岳

馬汧督誅是誠一失然不以害其全書也

欽定四庫全書提

要

增廣註釋音辨柳集四十三卷舊本題宋童宗說註釋
張敦頤音辨潘緯音義宗說南城人始末未詳敦頤有
六朝事蹟已著錄緯字仲寶雲間人據乾道三年吳郡
陸之淵序稱爲乙丑年甲科官灞山廣文亦不知其終
於何官也之淵序但題柳文音義序中所述亦僅及韓
仿祝充韓文音義傳柳氏釋音不及宗說與敦頤書中
所註各以童云張云潘云別之亦不似緯自撰之體例

蓋宗說之註釋敦頤之音辨本各自爲書坊賈合緯之音義刊爲一編故書首不以柳文音義標目而別題曰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集也其本以宗元本集外集合而爲一分類排次已非劉禹錫所編之舊而不收王鉉偽龍城錄之類則尙爲謹嚴其音釋雖隨文詮解無大考證而於僻音難字一一疏通以云詳博則不足以云簡明易曉以省檢閱篇韻之煩則於讀柳文者亦不爲無益矣舊有明代刊本頗多僞字此本爲麻沙小字

販尙不失其真云

庫全書提要

欽定四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

士

五百家註音辨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龍城錄二卷附錄八卷宋魏仲舉編其版式廣狹字畫肥瘠與所刻五百家註昌黎集纖毫不爽蓋二集一時並出也前有評論訓詁諸儒姓氏檢刻亦不足五百家書中所引僅有集註有補註有音釋有解義及孫氏童氏張氏韓氏諸解此外罕有所徵引又不及韓集之博蓋諸家論韓者多論柳者較少故所取不過如此特姑以五百家之名與韓集相配云爾書後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乃原集未錄之文共二十五首附

錄二卷則羅池廟牒及崇甯紹興加封誥詞之類而法
言註五則亦在其中又附以龍城錄二卷序傳碑記共
一卷後序一卷而柳文綱目文安禮年譜則俱冠之卷
首其中如封建論後附載程敦夫論一篇又揚雄酒箴
李華德銘屈原天問劉禹錫天論之類亦俱採綴附入
其體例與韓集稍異雖編次叢雜不無繁贅而旁搜遠

引甯亢母漏亦有足資考訂者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劉禹錫夢得集三十卷外集十卷禹錫早與柳宗元爲
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居易爲詩友號劉白雖詩文似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

三

少不及然能抗衡二人間洵天下之奇才也

郡齋讀書志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劉禹錫撰唐書禹錫本傳稱爲彭城人蓋舉郡望實則中山無極人是編亦名中山集蓋以是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原本四十卷宋初佚其十卷宋次道哀其遺詩四百七篇雜文二十二首爲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禹錫在元和初以附王叔文被貶爲八司馬之一召還之後又以詠元都觀桃花觸忤執政頗有輕薄之譏然韓愈頗與之友善集中有上杜黃裳書厯引愈言爲重又外集有子劉子

自傳一篇敘述前事尙不肯詆譏叔文蓋其人品與柳宗元同其古文則恣肆博辨於昌黎柳州之外自爲軌

轍

庫全書提要

欽定四

李觀文編三卷外集二卷觀爲文不襲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擅名陸希聲大順中編觀文爲之序以爲觀尙辭故辭勝理愈尙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其後蜀人趙昂又得其安邊書至晁錯論一十四首爲後集二卷頃年從父詹事公掌誥命以

四之日爲四日不學者闕然以爲非今觀集中亦嘗如此用乃知本於此

郡齋讀書志

李元賓集五卷唐太子校書江東李觀元賓撰觀與韓退之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明年試博學宏詞觀中其科而愈不在選顏子不貳過論其年所試文也又一年觀年二十九卒愈爲之誌銘使觀不死可量也哉陸希聲得其文二十九篇爲之序慶厯中章營又得十四首於楚人趙昂通爲五卷

直齋書錄解題

李元賓文編三卷外編二卷唐李觀撰觀字元賓趙州

贊皇人李華之從子也貞元八年登進士第九年復中
博學宏詞科官至太子校書郎年二十九事蹟具新唐
書文藝傳李華傳內韓愈爲誌其墓文載昌黎集中是
集前三卷爲大順元年給事中陸希聲所編希聲自爲
之序後爲外編二卷題曰蜀人趙昂編希聲後至宰相
昂則未詳其仕履晁公武讀書志稱昂所編凡十四篇
此本闕帖經日上王侍御書一篇又時時有闕句闕字
蓋輾轉傳寫脫佚久矣觀與韓愈歐陽詹爲同年並以
古文相砥礪其後愈文雄視百世而二人之集寥寥僅

存論者以元賓蚤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獨擅其名希聲之序則謂文以理爲本而詞質在所尙元賓尙於詞故詞勝於理退之尙於質故理勝其詞退之雖窮老不休終不能爲元賓之詞假使元賓後退之死亦不及退之之質今觀其文大抵瑯琊艱深或格格不能自達其意殆與劉蛻孫樵同爲一格而鎔鍊之功或不及則不幸蚤凋未卒其業之故也然則當時之論以較蛻樵則可以較於愈則不及希聲之序爲有見宜不以論者爲然也顧當瑯琊繪句之時方競以駢偶鬬工

巧而觀乃從事古文以與愈相左右雖所造不及愈固
非餘子所及王士正池北偶談詆其與孟簡吏部奚員
外諸書如醉人使酒罵坐抑之未免稍過矣惟希聲之
序稱其文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品題頗當今併錄
之以弁於篇首焉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歐陽行周集五卷唐國子四門助教莆田歐陽詹行周
撰詹亦韓愈同年進士故其集中各有明水賦詹亦早
死愈爲之哀詞尤拳拳焉李翱作傳而李集不載其序
福建廉使李貽孫所爲也詹之爲人有哀辭可信矣黃

璞何人斯乃有太原函髻之謗好事者喜傳之不信愈
而信璞異哉高城已不見之句樂府此類多矣不得以
爲實也然高城已不見之詩題云途中寄太原所思蓋
亦有以召其疑也昔人以曖昧受謗傳之千古尙未能
明孰謂今人之行已而可不謹哉

直齋書
錄解題

歐陽行周集十卷唐歐陽詹撰詹字行周泉州人舉進
士官至四門助教事蹟具新唐書文藝傳其集有大中
六年李貽孫序稱韓侍郎愈李校書觀洎君並數百歲
傑出今觀詹之文與李觀相上下去愈甚遠蓋此三人

同年舉進士皆出陸贄之門並有名聲其優劣未經論
定故貽孫之言如此然詹之文實有古格在當時纂組
排偶者上韓愈爲歐陽生哀辭稱許甚至亦非過情也
惟王士正池北偶談摘其自誠明論謂尹喜自明誠而
長生公孫宏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
孫鞅自明誠而佐嬴諸句以爲離經畔道則其說信然
然宋儒未出以前學者論多駁雜難以盡糾亦存而不

論可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呂溫集十卷溫從梁肅爲文章規摹左氏藻贍精富流

輩推尙劉禹錫爲編次其文序之云古之爲書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故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今集先賦詩後雜文非禹錫本也

郡齋讀書志

呂衡州集十卷唐呂溫撰溫字和叔一字化光河中人貞元十四年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後謫道州刺史徙衡州卒事蹟具唐書本傳劉禹錫編次其文稱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此本先詩賦後雜文已非禹錫編次之舊又第六卷七卷誌銘已

闕數篇卷末有孱守居士跋云甲子歲從錢氏借得前五卷戊辰從郡中買得後三卷俱宋本第六第七二卷均之闕如因取英華文粹照目寫入以俟得完本校定又云第二卷聞砧以下十五首宋本所無照陳解元棚本鈔入孱守居士常熟馮舒之別號蓋舒所重編也溫亦八司馬之黨當王叔文敗時以使吐蕃幸免其人品本不純粹而學春秋於陸淳學文章於梁肅則授受頗有淵源集中如與族兄皋書深有得於六經之旨送薛天信歸臨晉序洞見文字之源裴氏海昏集序論詩亦

殊精邃古東周城銘能明君臣之義以糾左氏之失其
思子臺銘序謂遇一物可以正訓於世者秉筆之士未
嘗闕焉其文章之本可見矣惟代尹僕射度女爲尼表
可以不存而諸葛武侯廟記以爲有才而無識尤好爲
高論失之謬妄分別觀之可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終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一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總目四

李翱集十八卷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從韓愈爲文辭致渾厚見推當時集皆雜文無歌詩前有蘇舜欽序云唐之文章稱韓柳翱文雖不逮韓而理過於柳

郡齋讀書志

李文公集十卷習之爲文源委於退之可謂得其傳矣

但其才氣不能及耳

直齋書錄解題

李文公集十八卷唐李翱撰翱字習之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之裔也貞元十四年進士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事蹟具唐書本傳其集唐藝文志作十八卷趙汭東山考彙有書後一篇稱李文公集十有八卷百四篇江浙行省參政趙郡蘇公所藏本與唐志合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云蜀本分二十卷近時凡有二本一爲明景泰間河東邢讓鈔本近人徐養元刻之僞舛最甚此本爲毛晉所刊仍十八卷或卽蘇天爵家本歟考閻若璩潛邱劄記有與戴唐器書曰特假舊唐

書參考李浙東不知何名或李翺習之全集出尙可得
其人然老矣倦於尋訪矣云云則似尙不以爲足本不
知何所據也翺爲韓愈之姪婿故其學皆出於愈集中
載答皇甫湜書自稱高愍女楊烈婦傳不在班固蔡邕
下其自許稍過然觀與梁載言書論文甚詳至寄從弟
正辭書謂人號文章爲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其能
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詞惡得以一藝名之故才與學雖
皆遜愈不能鎔鑄百氏皆如已出而立言具有根柢大
抵溫厚和平俯仰中度不似李觀劉蛻諸人有矜心作

意之態蘇舜欽謂其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誠爲篤論
鄭獬謂其尙質而少工則貶之太甚矣集不知何人所
編觀其有與侯高第二書而無第一書知其去取之間
特爲精審惟集中皇祖實錄一篇立名頗爲僭越夫皇
祖皇考文見禮經至明英宗時始著爲禁令翔在其前
稱之猶有說也若實錄之名則六代以來已定爲帝制
隋志所載班班可稽唐宋以來臣庶無敢稱者翔乃以
題其祖之行狀殊爲不經編集者無所刊正則殊失別
裁矣陳振孫謂集中無詩獨載戲贈一篇拙甚葉適亦

謂其不長於詩故集中無傳惟傳燈錄載其贈藥山僧一篇韓退之遠遊聯句記其一聯振孫所謂有一詩者蓋蜀本適所謂不載詩者蓋卽此本毛晉跋謂邇來鈔本始附戲贈一篇蓋未考振孫語也然傳燈錄一詩得於鄭州石刻劉攽中山詩話云唐李習之不能詩鄭州掘石刻有鄭州刺史李翱詩云云此別一李翱非習之唐書習之傳不記爲鄭州王深甫編習之集乃收此詩爲不可曉茗溪漁隱叢話所論亦同惟王楙野客叢書獨據僧錄敘翱仕履斷其實嘗知鄭州諸人未考考開

元寺僧嘗請翺爲鐘銘翺答以書曰翺學聖人之心焉
則不敢遜乎知聖人之道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
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
則給乎下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觀其書語豈
肯向藥山問道者此石刻亦如韓愈大顛三書因其素
不信佛而緇徒務欲言其皈依用彰彼教耳楸乃以翺
嘗爲鄭州信之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賈長江集十卷唐長江尉范陽賈島闡仙撰韓退之有
送無本詩卽其人也後返初服舉進士不第文宗時作

飛謗貶長江會昌初以普州參軍卒

按唐書賈島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

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原本作晉州今改正

本傳所載如此今遂甯刊本首載

大中墨制云比者禮部奏卿風狂且養疾關外今却攜
卷軸潛至京城遇朕微行聞卿諷詠觀其志業可謂屈
人是用顯我特恩賜卿墨制宜從短簿別俟殊科與傳
所稱誹謗不同蓋宣宗好微行小說載島應對忤旨好
事者撰此制以實之安有微行而顯著訓詞者首稱奏
卿風狂尤爲可笑當以本傳爲正本傳亦據墓志也唐
貴進士科故誌言責授長江如溫飛卿亦謫方城尉當

時謂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則簿尉固宜謂之責授若使今世進士得罪而責授簿尉則惟恐責之不早耳

直齋書錄解題

元稹長慶集六十卷稹爲文長於詩及知制誥變詔書

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

郡齋讀書志

元氏長慶集六十卷唐元稹撰考稹與白居易書自十六時至元和七年有詩八百餘首成二十卷又稱昨巴南道中有詩五十一文書中得七年以後所爲向二百篇然則稹三十七歲之時已有詩千餘首唐書本傳稱

稹卒時年五十三其後十六年中又不知所作凡幾矣
白居易作稹墓誌稱著文一百卷題曰元氏長慶集唐
書藝文志又載有小集十卷然原本已闕佚不傳此本
爲未宣和甲辰建安劉麟所傳明松江馬元調重刊自
一卷至八卷前半爲古詩八卷後半至九卷爲傷悼詩
十卷至二十二卷爲律詩二十三卷爲古樂府二十四
卷至二十六卷爲新樂府二十七卷爲賦二十八卷爲
策二十九卷至三十一卷爲書三十二卷至三十九卷
爲表狀四十卷至五十卷爲制誥五十一卷爲序記五

十二卷至五十八卷爲碑誌五十九卷至六十卷爲告祭文其卷帙與舊記不符卽標目亦與自敘迥異不知爲何人所重編前有麟序稱稹文雖盛傳一時厥後浸以不顯惟嗜書者時時傳錄某先人嘗手自鈔寫謹募工刻行云云則麟及其父均未嘗有所增損蓋在北宋卽僅有此殘本耳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唐白居易撰案錢曾讀書敏求記稱所見宋刻居易集兩本皆題爲白氏文集不名長慶集汪立名校刻香山詩集亦謂寶厯以後之詩不應

概題曰長慶今考居易嘗自寫其集分置僧寺據所自
記太和九年置東林寺者二千九百六十四首勒成六
十卷開成元年置於聖善寺者三千二百五十五首勒
成六十五卷開成四年置於蘇州南禪院者凡三千四
百八十七首勒爲六十七卷皆題曰白氏文集開成五
年置於香山寺者凡八百首合爲十卷則別題曰洛中
集惟長慶四年元稹作白氏長慶集序稱盡徵其文手
自排纂成五十卷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又稱明年當改
元長慶訖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則長慶一集特穆

宗甲辰以前之作曾及立名所辨不爲無據然唐志載
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宋志亦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
卷而白氏文集之名轉不著錄又高斯得恥堂存稿有
白氏長慶集序宋人目錄傳於今者晁公武讀書志尤
表遂初堂書曰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均作白氏長慶集
則謂宋刻必作白氏文集亦未盡然況元稹之序本爲
長慶集作而聖善寺文集記中載有居易自注稱元相
公先作集序并目錄一卷在外則長慶集序已移并開
成新作之目錄知寶厯以後之詩文均編爲續集襲其

舊名矣未可遽以總題長慶爲非也其卷帙之數晁公武謂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續集五卷今亡三卷則當有七十二卷陳振孫謂七十一卷之外又有外集一卷亦當有七十二卷而所標總數乃皆仍爲七十一卷與今本合則其故不可得詳至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謂集中進士策問第二道俗本妄有所增又馮班才調集評亦稱每卷首古調律詩格詩之目爲重刻改竄則今所行本已迥非當日之舊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袁不約集一卷唐袁不約還朴撰長慶三年進士其年

試麗龜賦

直齋書錄解題

張登集六卷右唐張登性剛潔介特坐公累受劾吏議
侵誣感疾卒權德輿爲之序甚詳以公幹景陽比之國
史補亦稱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
起結綵蹙金之狀

郡齋讀書志

樊宗師集一卷絳守園池記注一卷唐諫議大夫南陽
樊宗師紹述撰韓文公爲墓誌稱魁紀公三十卷樊子
三十卷詩文千餘篇今所存纔數篇耳讀之殆不可句
有王晟者天聖中爲絳倅取其園池記章解而句釋之

猶有不盡通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爲文而晦澁若此

其湮沒弗傳也宜哉

直齋書錄解題

書以魁紀公名異甚文之不可句當亦類是

隨齋批注

絳守居園池記註一卷唐樊宗師撰元趙仁舉吳師道

許謙註宗師始末具韓愈所作墓誌中是文乃長慶三

年宗師官絳州刺史卽守居構園池自爲之記文僻澁

不可句讀董道廣川書跋稱嘗至絳州得其舊碑剔刮

磨洗見其後有宗師自釋然僅畧註亭榭之名其文仍

不盡可解故好奇者多爲之註據李肇國史補稱唐時

有王晟劉忱二家今並不傳故趙仁舉補爲此註皇慶
癸丑吳師道病其疎漏爲補二十二處正六十處延祐
庚申許謙仍以爲未盡又補正四十一條至順三年師
道因謙之本又重加刊定復爲之跋二十年屢經竄易
尙未得爲定槩蓋其字句皆不師古不可訓詁考證不
過據其文義推測鉤貫以求通一篇之文僅七百七十
七字而衆說糾紛終無定論固其宜也以其相傳旣久
如古器銘識雖不可音釋而不得不謂之舊物賞鑒家
亦存而不棄耳宗師別有越玉樓詩序其僻澀與此文

相類計有功唐詩紀事尙載其文諸家未註蓋偶未及
檢至近時仁和孫之騷始合二篇而註之題曰樊紹述

集今別著於錄云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皇甫湜文六卷裴度辟東都判官度修福先寺求碑文
於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
之湜卽酣飲援筆立就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怒曰吾
自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縑何遇
我薄耶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今集雜文三十
八篇而已況集序在焉而碑已亡矣

郡齋讀
書志

皇甫持正集六卷唐工部郎中新定皇甫湜持正撰東

都修福先寺碑三千字一字索三縑

按原本無一字二字今據文獻通考

補正其輕傲不羈非裴晉公鉅德殆不能容之也今集纔

數十篇碑不復存意其多所亡逸然湜之矜負如此固

不苟爲人作人亦未必敢求之也

直齋書錄解題

皇甫持正集六卷唐皇甫湜撰湜睦州人持正其字也

元和元年進士解褐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卞急使

氣數忤同省求分司裴度特愛之辟爲東都判官其集

唐志作三卷晁公武讀書志作六卷雜文三十八篇與

今本合唐書本傳載湜爲度作光福寺碑文酣飲援筆
立就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曰吾自爲顧況集序未嘗
許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縑何遇我薄耶高彥休唐闕
史亦載是碑并記其字數甚詳蓋實有是作非史之謬
然此本僅載況集序而碑文已佚卽集古金石二錄已
均不載此碑殆唐未尙存故彥休得見五代兵燹遂已
亡失歟足證此本爲宋人重編非唐時之舊矣其文與
李翱同出韓愈翱得愈之醇而湜得愈之奇崛其答李
生三書盛意攻辨又甚於愈然如編年紀傳論孟子荀

子言性論亦未嘗不持論平允鄭玉師山遺文有與洪
君實書曰所假皇甫集連日細看大抵不愜人意其言
語敘次卽是著力鋪排往往反傷工巧終無自然氣象
其記文中又多叶韻語殊非大家數云云蓋講學之家
不甚解文章體例持論往往如斯亦不足辨也集中無
詩洪邁容齋隨筆嘗記其浯溪一篇以爲風格可采陸
游跋湜集則以爲自是傑作邁語爲傳寫之誤今考此
詩爲論文而作李白集之大雅久不作一篇蘇軾集之
我雖不工書一篇卽是此格安可全詆游之所辨是也

游集又有一跋謂司空圖論詩有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適逸之語疑是亦有詩集又謂張文昌無一篇文李習之集無一篇詩皆詩文各爲集之故此其說則不盡然三人非漠漠無聞之流果別有詩集文集豈有

自唐以來都不著錄者乎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令狐公表奏十卷唐宰相華原令狐楚慤士撰楚長於

應用嘗以授李商隱

直齋書錄解題

沈下賢集十二卷唐沈亞之撰下賢亞之字也本長安人而原序稱曰吳興人似從其郡望然李賀集有送亞

之詩亦曰吳興才人怨春風又曰家在錢塘東復東則其里貫似真在吳興者也亞之登元和十年進士第太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辟爲判官耆罷亞之亦坐貶南康尉是集凡詩賦一卷雜文雜記一卷雜著一卷記二卷書一卷序一卷策問併對一卷碑文墓誌表一卷行狀祭文一卷杜牧李商隱集均有擬沈下賢詩則亞之固以詩名世而此集所載乃止十有八篇其文則務爲險崛在孫樵劉蛻之閒觀其答學文僧請益書謂陶器速售而易敗煨金難售而經久送韓靜畧序亟述韓愈

之言蓋亦戛然自異者也其中如秦夢記異夢錄湘中
怨解大抵諱其本事託之寓言如唐人后土夫人傳之
類劉克莊後村詩話詆其名檢掃地王士正池北偶談
亦謂弄玉邢鳳等事大抵近小說家言考秦夢記異夢
錄二篇見太平廣記二百八十二卷湘中怨解一篇見
太平廣記二百九十八卷均註曰出異聞集不云出亞
之本集然則或亞之偶然戲筆爲小說家所採後來編
亞之集者又從小說摭入之非原本所舊有歟

欽定四

庫全書
提要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外集一卷牧善屬文剛直有奇節
敢論引大事指陳利病臨死自爲墓誌悉焚所爲文章
其甥裴延翰輯其藁編次爲之後序

郡齋讀書志

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唐杜牧撰是集
爲其甥裴延翰所編唐藝文志作二十卷晁氏讀書志
又載外集一卷王士正居易錄謂舊藏杜集止二十卷
後見宋版本雕刻甚精而多數卷考劉克莊後村詩話
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牧仕宦不至
南海而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則宋本外集之外又

有續別集三卷故士正云然也此本僅附外集別集各一卷有裴延翰序又有宋熙甯六年田概序較克莊所見別集尙少二卷而南海府罷之作不收焉則又經後人刪定非克莊所見本矣范攄雲溪友議曰先是李林宗杜牧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爲清苦者見嗤因茲有恨牧又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爲淫言媒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後村詩話因謂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詩

案杜秋詩非豔體克莊此語殊誤

青樓薄倖

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比之以燕伐燕

其說良是新唐書亦引以論居易然考牧集無此論惟平盧軍節度巡官李戡墓誌述戡之言曰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冬寒夏熱人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以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曰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云云然則此論乃戡之說非牧之說或牧嘗有是語及爲戡誌墓乃借以發之故櫛以爲牧之言歟平心而論牧詩冶蕩

甚於元白其風骨則實出元白上其古文縱橫與衍多切經世之務罪言一篇宋初作新唐書藩鎮傳論實全錄之費袞梁谿漫志載歐陽修使子棐讀新唐書列傳臥而聽之至藩鎮傳敘嘆曰若皆如此傳筆力亦不可及識曲聽真殆非偶爾卽以散體而論亦遠勝元白觀其集中有讀韓杜集詩又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曰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豔濃薰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則牧於文章具有本末宜其薄視長慶體矣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又文集八卷隴西人令狐楚奏爲集賢校理楚出汴滑興元皆表幕府初爲文瑰邁奇古及從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旨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後無儔者今樊南甲乙集皆四六自爲序卽所謂繁縟者又有古賦及文共三卷辭旨怪詭宋景文序傳中云譎怪則李商隱蓋以此

郡齋讀書志

李義山集八卷樊南甲乙集四十卷唐太學博士李商隱義山撰商隱令狐楚客開成二年進士書判入等從王茂元鄭亞辟二人皆李德裕所善坐此爲令狐綯所

憾竟坎壈以終甲乙集者皆表章啟牒四六之文旣不得志於時厯佐藩府自茂元亞之外又依盧宏正柳仲郢故其所作應用若此之多商隱本爲古文令狐楚長於章奏遂以授商隱然以近世四六觀之當時以爲工今未見其工也

直齋書錄解題

李義山文集箋注十卷爲近人徐樹穀箋徐炯注考舊唐書李商隱傳稱有表狀集四十卷新唐書藝文志稱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文賦一卷宋史藝文志稱李商隱文集八卷四六甲乙

集四十卷別集二十卷詩集三卷今惟詩集三卷傳文集皆佚不可考吳江朱鶴齡始裒輯諸書編爲五卷而闕其狀之一體康熙庚午炯典試福建得其本於林佶採摭文苑英華所載諸狀補之又補入重陽亭銘一篇是爲今本鶴齡原本雖畧爲詮釋而多所疎漏蓋猶未竟之稿樹穀因博考史籍證驗時事以爲之箋炯復徵其典故訓詁以爲之注其中上崔華州書一篇樹穀斷其非商隱作近時桐鄉馮浩注本則辨此書爲開成二年春初作崔華州乃崔龜從非崔戎故賈相國乃賈餗

非賈耽崔宣州乃崔鄆非崔羣引據唐書紀傳證樹穀
之誤疑又重陽亭銘一篇燭據全蜀藝文志採入馮浩
注本則辨其碑末結銜及鄉貫皆可疑知爲舊碑漫漶
楊慎僞補足之援慎僞補樊敏柳敏二碑證燭之誤信
又據成都文類採入爲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
一篇及逸句九條皆足補正此本之疎漏然上京兆公
書乃案牘之文本無可取逸句尤無關宏旨故仍以此

本著於錄焉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李德裕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姑臧集五卷平泉詩一卷

窮愁志三卷別集八卷別友賦一卷穆宗初擢翰林學士號令大典皆出其手德裕性孤峭明辨有風采善爲文章雖在大位手不去書謀議援古衮衮可喜爲武宗知一品集鄭亞爲之序皆會昌制誥表狀外內冊贊碑

序文也

郡齋讀書志

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唐宰相趙郡李德裕文饒撰一品集者皆會昌在相位制誥詔冊表疏之類也別集詩賦雜著外集則窮愁志也德裕自穆宗時已掌內外制累踐方鎮遂相文宗平生著述詎止

此此外有姑臧集五卷而已其不傳於世者亦多矣窮
愁志晚年遷謫後所作凡四十九篇其論精深其詞峻
潔可見其英偉之氣周秦行紀一篇奇章怨家所爲而
文饒遂信之爾

直齋書
錄解題

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唐李德裕撰
德裕有次柳氏舊聞已著錄是編凡分三集會昌一品
集皆武宗時制誥外集皆賦詩雜文窮愁志則遷謫以
後閒居論史之文也明代袁州有刊本然僅會昌一品
集十卷外集四卷此本正集二十卷別集十卷外集四

卷卽窮愁志與晁公武讀書志所載相合意卽蜀本之
舊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衛公備全集五十卷年譜一
卷又稱蜀本之外有姑臧集五卷獻替錄辨謗畧諸書
共十一卷則其本不傳久矣史言德裕在穆宗朝爲翰
林學士號令大典冊成出其手而文多不傳意皆在五
十卷內也會昌一品集序鄭亞所作李商隱集所謂滎
陽公者是也其文亦見商隱集序稱代亞作而兩本異
同者不一考尋文義皆以此集所載爲長蓋亞所改定

之本云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全唐文紀事卷一百十一終

全唐文紀事

卷一百十一

六